

明

史

明史卷三百二

列傳 百五十三

徐階

高拱

張居正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二年賜進士及第楊廷和見而異之語同列曰此少年名位不在我輩下授翰林編修給假歸始娶丁父憂服除起故官時嘉靖九年帝方銳意興革制度釐正祀典大學士張孚敬迎上意請去孔子王號易木主遷豆彝侑皆有抑損階獨奏言孔子祀典有不可改者五不必改者三辭甚辯孚敬召階盛氣詰之階從容理前說且謂孚敬曰高皇帝詔書釐正祀典有存有革孔子封號高皇帝

所定也。平敬曰：此高皇帝少作耳。階曰：高皇帝既定天下，始制度，議禮，寧少作耶？且明公定四郊，何乃力括高皇帝少作抗論良久，不少下。平敬怒，言於上，謫為延平府推官。階以少年官，禁近人謂且厭薄吏事。階至，則精強心計，事無不辦。遷黃州府同知，道擢浙江按察司僉事，視學政。晉副使，江西視學如故。久之，以皇太子出閣，召為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講。母喪，服闋，即家拜國子祭酒，進禮部右侍郎，改吏部。階是時年四十三矣。階佐吏部尚書熊浹，唐龍皆倚重之。最後階署部事，推聞淵為尚書淵自引，成人且駭。

歷銓曹部久事取獨斷不盡謀之陪心 欲謝部事  
遂以侍郎兼翰林學士教習庶吉士明年掌院事又  
明年拜禮部尚書兼學士如故階長禮部頗振刷帝  
知其勤慎且應制文多稱旨者乃召入直無逸殿廬  
與大學士張治李本俱撰齋詞階屢疏請立皇太子  
復與周直諸臣共請之皆不報是時莊敬太子薨穆  
宗為裕王次當立而景王之母有寵中外疑焉故階  
亟請之帝雖未之許於階亦不責也未幾加太子太  
保二十九年俺荅薄都城時帝齋居西苑階手疏請  
還大內與羣臣議兵事帝頗然之會有中官階敵者

俺答縱之遂附書求貢帝乃御便殿召階及太學士  
嚴嵩計之帝問求貢書安在嵩以書呈且曰此禮部  
事帝乃復問階階曰寇深矣不許之則怒許之則將  
逞而厚要於我請以計緩之帝曰緩之將若何階曰  
請遣譯者至彼營言此書無番文未足信因以偵其  
情實實則許之貢而今出遣我得修備不實則我援  
兵漸集彼必走因其走而擊之可以十全帝稱善階  
退而上疏則請勿許貢會俺答擁衆去都城圍解帝  
乃下階疏勿許貢而心悅階階因薦副使薛豹都御  
史何棟才帝即召用之復條奏善政故事皆報可先

是嚴嵩為帝所眷至是乃移於階凡所答然不當意  
階常為憂言所薦嵩頗忌之至是忌益甚階於上前  
論事亦不能無譏嵩者會孝烈皇后祔廟議起初帝  
以睿宗入廟非制慮後世或有祧議遂欲當已世先  
祧仁宗以孝烈先祔廟自為一世下禮部議階抗言  
女后無先入廟者請祀之奉先殿禮科給事中楊思  
忠亦上疏如階指帝怒以他事杖思忠且斥之階置  
不問但促議祧祔禮階皇恐不能守前議帝又使階  
往邯鄲落成呂仙祠階心知其非不欲行乃以議祔  
廟為辭既而亦不復請嵩知帝之有間於階也幾中

之一日獨召對乃言階非乏才不免有二心蓋以其  
嘗請立太子也階危甚不知所出惟精心齋詞要當  
上意會左右有為之地者帝怒亦漸解未幾加少保  
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咸寧侯仇鸞以言  
違事有寵嘗與階同直舍鸞驕恣不法階知帝厭之  
密白其翰情誤國狀奪其大將軍印會鸞死帝怒未  
已命剖棺戮屍焉始與鸞比惡而相忤以鸞與階同  
直舍方欲因鸞以傾階及聞鸞罪發自階愕然止帝  
既以誅鸞故復悅階尋以考績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帝雖心忌階猶未欲顯

言之嘗以五色芝授嵩等錄藥獨不取階階固詰乃  
亦授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劾嵩引二王知奸狀  
帝命下詔獄訊嵩屬陸炳窮治二王語謂必有交關  
其間者階謂炳曰慎之一及皇子如園本何復為危  
語動嵩嵩懼而止是時先後劾嵩者御史王宗茂趙  
錦等階調旨薄罰嵩並疑階為繼盛地然無如之何  
居頃之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鼎董傳策復交  
章劾嵩傳策階同郡人時來鼎階門生也嵩奏辨直  
指階為主使者帝下時來等詔獄成之階知嵩必不  
相容惟並謹自持以奉帝東南倭亂階力主發兵後



師小劄論者或以為階母帝勿問階念宣大與北部  
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穀麥踊貴石至白金三兩而所給  
月糧每不及五之半士皆苦饑時畿內麥方熟其直  
輕乃請及時收買數十萬石自居庸運之宣府自紫  
荊運之大同計每石費不及一金而邊卒得一月飽  
其地穀麥直亦常平帝悅令密傳諭行之由是益親  
階有所密詢許舍萬而之階會帝所居永壽宮災徙  
玉熙殿隘甚欲有營建以問嵩嵩請帝還大內帝不  
憚更以問階曰今陛下居玉熙猶露宿耳臣何忍安  
安枕請與司空策之楚蜀方困不可復求材求材亦

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  
程者以當永壽尚有餘指責尚書雷禮急營之可計  
日就帝大說命即如階言庀材鳩工以階子尚寶丞  
璠兼工部主事董其徒凡十旬而宮成帝即日徙居  
之命曰萬壽宮以階志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官  
如故改建極殿大學士官其他子為中書舍人而超  
擢璠為太常寺少卿自是嵩勢日屈而帝惟階言是  
聽階論遷將則薦故遼帥楊照及偏將馬芳董一套  
之材勇帝即為擢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徇  
賄嗚帝即罷歐陽必進而用郭朴代之論選庶吉士

請上自命題以防泄帑嚴詞察以杜挾遞帝即為罷  
還於是中外知帝意所向謂階必能去矣竊為人  
陰重有權畧初事高甚恭謹及是知帝聞高貪及世  
蕃奸恣狀乃授意御史鄒應龍劾之高果罷世蕃猶  
戍權應龍通政司叅議喻時帝忽悔罷高詰問應龍  
何以得遞階後婉辭之而止帝以高久在直而世蕃  
外為奸乃命階無久直久直不能杜外奸階言當問  
何奸也陸博走馬使酒狹邪為奸長安市中者不在  
外勿杜也甘言比周為奸朝堂以詞主上在外猶在  
內也帝善之乃仍賜階直盧階既秉政濬之直盧曰

以威福還王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  
大學士袁煒為次輔嘗出直階每當調旨必請召煒  
共商之且曰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已則私私  
則百弊生帝領之階為政多以和平寬大開上意以  
張孝敬及嵩等導上猜忌刻薄力反之給事御史彈  
劾失帝意先時多惴惴不免至階力為調劑由是言  
路漸開帝嘗從容與階論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姦若  
忠大詐若信自古志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知其難  
而圖其易惟在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凶極惡人  
為我擢之隱隱深情人為我發之故聖帝明王有言

必樂言之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太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帝稱善良久自是言者益發舒無所避忌兵部尚書楊博為時名臣以違警不時奏帝方怒之而未發階為博畫策先陳事宜中帝指己乃言博之賢不可遽退帝怒解博遂得安其職惜賢才如此袁煒以疾辭歸道卒階獨當國久屢請增用閣臣帝不許階乃乞骸骨帝迫于階請乃命嚴訥李春芳入閣輔政而待階顧益隆以一品十五載考給恩典特厚復賜玉帶繡蟒珍藥不絕帝手書問階疾尋懇如家人而階顧益恭謹帝或有委使過戶不假寐應

制之文茲至促應未嘗踰頃刻期人謂公何自若  
階曰君天也吾敢易之吾計以得上意而可有為于  
天下耳帝果日益愛階階益採輿論利便者白而行  
之嘉靖中葉南北用兵邊鎮大臣小不當帝指輒令  
縱騎速下獄誅夷竄竊無虛歲閭臣復竊顏色以為  
威福人惴惴不自保自階當國後縱騎省減詔獄漸  
虛而任事者亦稍得任意不至救過不給往往得以  
功名終於是論者翕然推階為名相焉階於人有罪  
量情事多所縱舍獨懲貪酷吏嚴所坐獄不少貸嚴  
訥請告歸命郭朴高拱入閣與春芳同輔政事仍決

於階先是階數請立太子帝輒寢不報至是帝春秋  
高間與階言及傳繼事階皇恐對曰臣未敢承命時  
景王雖之國而裕王未正東宮中外猶疑景王自楚  
上疏請躬詣太和山為帝禱祠階方不憚會景王病  
薨於是裕王乃安景府所請田土湖陂數萬頃皆占  
之民間者階請旨悉還之民他王府毋得乘擾楚人  
大說帝欲建零壘及興都宮殿階以時詘力止之駟  
憇鄉縣增鹽課四十萬金商不能供則胥鼠徒至有  
難經者課亦不登階乃風御史請復故額於是鼠徒  
悉歸課亦不乏方士胡大順等勸帝餌金丹階力陳

其矯誣狀大順等尋俱伏法帝既以服創病蹙適戶部主事海瑞極論帝過失帝意甚即欲殺之階力救得繫帝病甚忽欲幸興都階力諫不從行有日矣階復曰六飛遠狩都輦空虛倘校逆竊發何以禦之若全楚荒沴臣言尚未之及也帝乃止未幾帝崩階草遺詔夜召門生學士張居正謀之不以語同列質明裕邸入臨畢階遂以詔草上令旨報可詔下朝野號慟感激蓋階以世宗素英主而晚年齷齪土木珠寶織作不已民力小困又大禮大獄抗言得罪諸臣久未牽復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于改父而于先



帝克終之美未先於是悉以遺詔行之論者比之楊  
廷和登極詔書爲世宗始終盛事云而同列高拱郭  
朴皆不樂朴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拱初侍穆宗裕  
邸階力引之輔政然階方獨當國拱伴食意勿善也  
世宗方不豫階鄉人都給事中胡應嘉劾拱擅出直  
廬拱頗疑階族之隆慶元年吏部都察院考察庶僚  
應嘉以吏垣佐計事既竣復論救被黜者二人階與  
同列議之郭朴遽曰應嘉越法無人臣禮當誦還詔  
階睨拱方怒不得已從之給事御史乃大譁謂拱修  
舊都督階斥應嘉階不得已請薄應嘉郭從左遷帝

從之階與拱並却給事御史多劾拱者欲階擬杖  
之階從容譬解拱並不悅拱門生御史郝康為拱勸  
階言其二子多干請及舍中兒橫行里閭階疏辨乞  
休於是舉朝皆不直拱九卿以下交章譽階拱遂引  
疾歸康亦黜既而郭朴不自安亦求去許之以忤階  
也給事御史言多過激帝不能堪諭階等曰言官欺  
肆當詳處之同列欲擬薄譴階曰上欲譴我昔當力  
爭而可導之譴乎請傳示聖諭令各省改帝亦勿之  
罪也是年詔翰林撰中秋宴致語階言先帝未撤几  
筵不可宴樂帝為罷宴帝命中官分督團營階力陳

不可而止南京振武營兵屢譁階欲汰之慮其據孝  
陵不可攻也先令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督江防兵駐  
陵傍而徐下兵部分散之事遂定群小璫殿御史于  
午門都御史王廷將糾之階曰疏上彼爭自匿不得  
主名徒劾何益且恐彼之先誣我也乃使人以好語  
誘大璫先錄其主名廷疏繼上群璫不能匿乃分別  
逮治有差階之持正應變多此類也時帝幸南海子  
階諫不從方乞休而兵科給事中張森以私怨露章  
劾階階疏辨因請歸帝意亦漸移軒之舉朝留階者  
章滿公車時報聞而已王廷後刺得張森納賄事劾

之成遠惡其刻階也階既行春芳為首轡未幾亦歸  
而高拱復出遂厄階不遺餘力矣階歸郡邑有司希  
拱指斯訖之盡奪其田成其二子會拱復為居正所  
傾而罷事乃解萬曆初元階年八十詔遣行人存問  
賜璽書金幣明年卒贈太師謚文貞階少好講學素  
愛禮士大夫立朝休休有容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  
所匡救亦不失大節人至今稱其賢萬曆之後東林  
持論者指譴當時宰相之非往往稱階以為質的云  
予璫官至太常卿孫元春以進士為光祿少卿階弟

陽官刑部侍郎

高拱字肅卿新鄭人貌修偉有才畧未弱冠舉鄉試  
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踰年授編修三十一年  
八月穆宗為裕王出閣講讀命拱與檢討陳以勤為  
侍講官明年王出府就婚仍侍邸第歷官侍讀侍講  
學士在裕邸九年每敷陳剴切王甚重之世宗諱言  
立太子而景王猶未之國中外交疑拱啓王益敦孝  
謹無他慮王愈德焉手書懷賢忠貞等字賜之嚴嵩  
徐階遮當國以拱儲貳舊舉他日當得重薦于世宗  
起拜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拱辭王王哽咽不能  
別賜金繒甚厚有所質疑時遣中使造門詢之四十

一年擢禮部左侍郎明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  
詹事府事四十四年拱主會試以命題忤帝旨階從  
容解之然拱性剽鷁亦不甚德階也尋進禮部尚書  
召入直廬撰齋詞賜飛魚服明年進文淵閣大學士  
與郭朴同時入閣朴拱鄉人拱與朴皆階所薦也是  
時世宗居西苑閣臣直廬皆在苑中帝不豫入直者  
皆移具出拱獨移家近直廬始階甚親拱引入直至  
是拱驟貴負氣頗忤階給事中胡應嘉階鄉人也以  
劾拱姻親自危且賙階方與拱却遂劾拱不守直廬  
器用於外世宗病亟勿省也拱疑應嘉受階指益

憾之穆宗即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拱帝舊臣素受  
知階雖為首輔而拱屢與之抗郭朴復助之階漸不  
能堪而是時以勤興張居正皆入閣居正亦侍祿邸  
鐸階門生也階草遺詔盡反嘉靖諸政獨與居正計  
之拱心不能平會議登極賞軍及請上裁去留大臣  
事階皆不從拱議嫌並深胡應嘉掌吏科既佐部院  
考察而復有所論救下閣臣議其罰朴奮然曰應嘉  
無人臣禮當編氓階旁跪拱方怒勉從之言路謂拱  
以私怨遂應嘉交章劾之給事歐陽一敬劾拱尤力  
階於拱辨疏擬旨慰留而不甚謹言者拱並怒相與

忽抵閤中御史齊康為拱劾階公論非之康坐黜於  
是言路綸拱者無虛日南科道至拾遺及之拱不自  
安乞歸帝謂左右高先生固病耶勉許之遂以少傅  
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養病歸隆慶元年五月也  
拱先以舊僚蒙眷注人謂且嚮用耳日屬之而拱性  
彊直自遂頗欲快恩怨不能和衷同事及調劑諸言  
官卒不安其位去綸者頗惜之二年徐階亦乞歸又  
明年冬帝終思拱乃召拱以大學士掌吏部事兼理  
閤務拱以隆慶四年正月至辭掌部事不許仍命拱  
勿奏事承旨以優異之拱至則盡反階所為凡先朝



得罪諸臣未經錄用贈卹者諸所陳乞一切報罷前  
刑部主事唐樞以大獄得罪給事中王汝梅以言事  
杖死部議追樞一官廕汝梅之子拱既寢格且上疏  
極論之曰先帝親定大禮正睿宗尊號明倫大典頒  
示已久而今假托詔旨於議禮得罪諸臣凡先帝所  
怒者悉從宸顙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為享先帝  
在天之靈何以為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亦何以對越  
二聖乎陛下先帝之子也議事之臣先帝所以遺陛  
下者也而乃敢於如此傳君臣之義傷父子之恩臣  
以為未可也帝深然之方士王金等以進集不效論

死法司坐金子殺父律會冬朝審拱當主筆乃復上  
疏曰臣聞法司讞王金牘不禁隱痛流涕曰先帝之  
受誣一至此哉人君隕于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為  
不美先帝臨御四十五載得歲六十有餘末年抱病  
經歲上賓壽考令終曾無暴遽今謂先帝為王金所  
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先帝為何如主乞下  
法司改議其罪帝復然拱言命金等咸戍拱之再出  
寺與階修都所云假託詔旨辱誣先帝皆所以重階  
罪賴帝仁柔勿之竟也其後階以需甲吳中子弟橫  
鄉里為巡撫海瑞操之急拱復以前知府蔡國熙為

監司簿錄其諸子皆編成所以杞階者無不至事雖  
旋解說者謂拱報復為已甚焉然拱練習政體稱經  
濟才其所虛衷建白者皆卓然可行其在吏部欲遍  
織人才授諸司以籍使署其賢否誌其爵里姓氏月  
要而歲會之倉猝舉用皆得其人又以時方憂邊事  
請增置兵部侍郎以儲總督之選由侍郎而總督由  
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遷材自裕又以兵者專門之  
學非素習不可應卒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宜  
慎選司屬多得智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  
遽他曹他日邊方兵備缺撫之選皆于是取之更宜

各取遷地之人以併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州題覆  
情形可無杆格并重其賞罰以鼓勵之凡遷地有司  
其責頗重不宜付雜流及遷謫者皆報可著為令拱  
又奏請科貢與進士並用勿拘資格其在部考察多  
所叅伍不盡憑文書為黜陟亦無拘人數多寡或衆  
否獨留或衆可獨黜黜者必告以故使衆咸服焉古  
田徭賦亂用殷正茂總督兩廣曰是雖貪可以集事  
貴州撫臣奏土司安國亨將叛命阮文中代為巡撫  
臨行諭之曰國亨必不叛若往無激變也既而如其  
言以廣東有司多貪者特請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

勵其餘又言馬政鹽政之官名為卿為使而實以閒局視之失人廢事漸不可訓惟教官驛遞諸司職卑祿薄遠道為難宜銓注近地以恤其私詔皆從之拱之經畫可行皆此類也是時李春芳難為首輔而拱實掌吏部用入行政皆自拱出遷警粹至拱請命侍郎曹邦輔王遴督師列陣以待以都御史栗永祿守昌平獲陵寢起劉燾於天津守通州儲命總督王崇古譚綸主進勅機宜戴才理糧餉是歲也遷竟不擾未幾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崇古受之請於朝曰俺荅為邊患數十年今其孫那吉忽然來降乞善遇之

授以一官俺荅甚愛其孫必來索之乃責令歸我叛  
人約其族屬部落永勿犯邊然後假俺荅王號以厚  
禮遣還那吉俾戴國恩各遣封貢並令俺荅一體部  
署無有異同則邊患可紓而邊備漸固疏入朝議多  
以為不可拱獨力主之春芳與居正亦如拱指遂排  
衆議請於上而封貢竟成進拱少師兼太子太師尚  
書大學士改建極殿拱乃與同官上疏曰俺荅自庚  
子揭橥以來先帝屢下明詔勞師費財迄無成功今  
既效順受封邊境無事及此間暇之時積我糗糧修  
戎險隘整我士馬戈甲開我鹽屯出什一之資收邊

馬之利招携貳之人散勾通之黨沉幾密畫次第舉而措之雖彼叛服靡常必無久不渝盟之理但得數年之中幸而無事戎之布置已定兵食已充彼服則羈縻之否即與師問罪戎進退有餘彼桀黠難逞此久安之圖本計所在也若內而樞臣外而鎮巡將領不思社稷之長慮制馭之微權苟見一時寧息遂爾沿習偷安不惟未雨綢繆時不再得而邊徼浸弛久愈難振粹然有變何以應之利未得而已傳於害欲制人而反制於人所謂病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今日謀國之臣反成誤國之罪矣請勅邊臣及此

聞暇嚴為整頓仍遣大臣時聞視之整飭者與克敵  
同功因循者與失機同罪如是而臣等區區謀國之  
誠乃克有終帝皆從之自是三十餘年邊陲晏然拱  
之力為多遼東捷聞後進柱國中極致大學士尋命  
拱考察科道拱請與都察院同事事竣科道官降調  
有差時大學士趙貞吉掌都察院持議稍異同給事  
中韓楫勦貞吉有所私庇貞吉疑拱族之遂抗章劾  
拱拱亦疏辨帝不直貞吉令致仕去拱既逐同官並  
著專橫聲尚寶卿劉奮庸上疏陰斥之給事中曹大埜  
疏劾其不忠十事皆謫外拱頗持清操後漸以賄聞



則其門生親幸為之帝終眷拱不衰也拱薦起楊博  
高儀儀遂入閣始拱為祭酒居正以中允掌司業相  
友善拱亟稱居正才曰是殆勝我及是春芳以勤督  
去拱為首輔居正肩隨之拱性直而傲同官殷士儋  
輩不能堪居正獨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馮保者中  
人性黠次當掌司禮監帝以問拱拱薦陳洪及孟冲  
帝從之保以是怨拱居正亦耻出拱下竭事保兩人  
深相結六年春帝得疾越月稍平將視朝登陸忽眩  
幾仆亟召拱居正至帝見拱喜執其手款語偕至居  
正在傍帝弗顧也帝謂拱扶掖還宮尋命拱宿乾清

門拱與居正同止馬未幾帝大漸召拱與居正高儀  
受顧命而崩初帝意專屬閣臣而中人矯遺詔命與  
馮保共事神宗即位拱以主上幼冲德中官專政條  
奏請裁司禮權還之內閣又命給事中雒遵程文合  
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逐之拱使人報居正居正陽  
諾之而私以語保保訴于太后謂拱擅權不可容太  
后領之明日召群臣入宣兩宮及帝詔拱意必逐保  
也急趨入北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  
居正掖之出僦驛車出宣武門居正乃與高儀請留  
拱弗許請得乘傳許之拱既去馮保憾未釋復構王

大臣之獄事亦竟寢居家數年而卒居正請復其官  
與祭葬如例中旨給半葬祭文仍有貶詞猶保之為  
也論者以拱銳于任事志欲有為而傲忽不能容物  
亦頗徇親舊快睚眦之古大臣風然其為人賢于居  
正遠矣萬曆中葉廷議論拱功贈太師諡文襄廕嗣  
子務觀為尚寶司丞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十二為諸生尚書顧璘撫楚  
行部試其文奇之嘉靖十九年舉于鄉謁璘璘解所  
繫犀帶贈之且曰子不當止是又六年成進士改庶  
吉士同館士爭以詩古文詞相推尚居正獨潛求國

家典故習之性深沉多城府大學士徐階頗重之散  
館授編修久之遷右中允領國子監司業事獨與蔡  
酒高拱善已進右諭德充裕王講官王甚敬禮之復  
進侍講學士掌院事階當國頗引居正隆慶元年以  
舊學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月餘改吏部兼東閣大  
學士二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時閣臣諸老宿皆好  
折節公卿間居正班最後且年甫四十餘獨自嚴重  
于九卿無所絀撓裁決大事一語輒當人以此莊事  
之踰于階亡何階去李春芳代階居正狎視之而趙  
貞吉復數抑居正居正不能平與中貴李芳謀召用

高拱俾領吏部居春芳上拱入並與居正善當是時  
天子頗好遊而重武居正乃上疏陳六事曰簡議論  
振紀綱重詔令裁名實固邦本飭武備詔下所司兵  
部以宣英二宗大闡禮對命擇日行給事中駱問禮  
頗言非其所居正亦覺之復疏請止不許四年以考績  
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進建極殿大學士時俺荅以  
孫故乞納款且歸戎叛人以請封總督王崇古上其  
事于朝朝議皆以為不可居正佐拱等力請許之貢  
市遂定遠志以寧論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徐階之  
去由張齊為拱修却然居正實言之李芳謂階宜久

倦政以是亟報許既去而心媿之時拱銜階甚嗾言  
路追論不已復誣飾其諸子罪階求解于居正居正  
從容為拱言之得解而拱之客構之謂居正納階子  
賄二萬金由此與拱兩相疑拱門生給事宋之韓具  
疏將論居正居正走告拱且責之拱不得已出之韓  
為泰政二人相疑益甚亡何穆宗崩與拱及高儀偕  
受顧命拱欲秉新政盡奪中官權還內閣慮司禮專  
恣與居正謀去之而居正方倚中官自固洩其謀于  
馮保遂定計逐拱拱去以居正為首輔未幾高儀卒  
居正以呂調陽弱易制薦之入閣一日神宗御平臺

召居正入見慰勞之居正頓首謝因陳治國之要在  
遵守舊制不在紛更帝稱善居正既柄政慨然以天  
下為己任調陽維在閣視之蔑如也尋因其詔革請  
于帝召羣臣廷飭之中外惕然已復請按孝宗故事  
御日講三日一視朝毋廢寒暑帝既從初罷市金寶  
珠玉至是太監崔敏以請居正封還其疏曰不可使  
初詔不信于天下黔國公沐朝弼數犯法當逮朝議  
皆難之居正請立其子代鎮而馳單使械繫之既至則  
請貸死錮之南京朝弼不敢忤居正患歲漕緩逾春  
乃行值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漕卒以孟

冬月兌運歲初畢發少罹水患其始民頗不便後以  
為常優以遠市馬饒減太僕種馬令民輸直積金四  
百餘萬萬曆元年命居正知經筵事帝以師臣待之  
每入侍張少憚于文華殿後造膝密語一日在直廡  
感病帝親調椒湯賜之時遇盛暑令內侍就居正立  
所揮箑隆冬則設毡馬是春男子王大臣闌入宮門  
居正與馮保言宮庭侍衛最謹大臣乃挾刃直上必  
有造蓄逆謀者乞究主使以絕禍本時保銜拱甚與  
居正謀借以傾拱既知其不可乃止尋上疏行考成  
法令天下吏民所上封事及有事下四方郡國者以



大小緩急為期月令給事御史按之違誤者抵罪諸  
司蓋凜凜奉法是冬以六年考績進中樞殿大學士  
二年居正上御屏繪天下疆域旁列文武羣臣姓名  
請帝設文華殿以時省覽是年太后再諭帝欲停決  
囚以居正必不可而止給事中鄭岳因承風旨請凡  
盜賊俱奏當即決居正喜即從之居正治第江陵命  
顯陵衛百戶督治之馮保為請于帝賜其堂額曰純  
忠樓曰捧日出內帑千金助成之由是楚撫按監司  
以下并諸省督撫監司以下皆進奉恐後賄集如流  
水吳蜀都小豎張進醉辱給事中王順其長檮杌之

且請旨繫治而諸給事御史糾不已戶科趙參魯疏  
尤激居正欲取悅馮保為錫參魯五秩謫之外餘皆  
奪俸有差乃稍說保裁抑諸宦者毋與六曹事毋輕  
銜命出使有使者即令驍騎陰伺其短徭徭畢事幸  
不見摘罰保雖德居正而諸閹甚銜之居正以御史  
巡方太橫立法痛抑之諸給事御史多不平南給事  
余懋學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議已奪職為民御  
史傅應禎繼言之尤切居正言于帝謂此曹予市恩  
樹黨以便奸私下應禎詔獄戍之給事徐貞明御史  
李楨喬巖皆坐貶御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

卽改授居正以為德而臺居顏近居正每刺得陰事  
時方按遼東適以事忤居正遂到其貪黷狀抗章攻  
之居正恚上疏辭改伏地泣不肯起帝手掖之詔下  
臺獄杖之百戍遠方時議籍籍居正不安具疏為辭  
得免官歸然心終銜之後竟以事置之死帝留心翰  
墨嘗作大書賜居正文曰卿予一人永保天命居正  
具疏謝因言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者若漢成吹簫度  
曲梁武陳後主隋煬宋徽皆能文章無救亂世可見  
君德不在技藝間陛下聖聰日開宜講求治理作書  
雖過鍾王亦復何益疏入帝報聞議者以居正詞難

嚴正然作書非失德事非吹簫度曲此且已方承恩  
賜而忽以亡國主此儆其君此敬以下所不能堪宜  
其基身後之禍也是冬奏請罷明年烟火鰲山從之  
呂調陽撲而老不能當居正意遂薦張四維入閣皆  
云隨元輔辦事矣之于僚佐非故事也尋以九年考  
績進左柱國太傅加祿視伯居正辭太傅加祿許之  
尋以人言上疏乞罷且云臣受先帝付托之重今陛  
下學尚未成豈臣言去之日但言者謂臣擅作威福  
而臣所以代主行政者非威即福如府謗何帝優詔  
慰之五年帝將大婚臺官已卜日居正請遲之明年

已廷臣以實錄成加恩居正疏辭言邇年人臣苟效  
微勞輒萌非分之想臣實耻之故不敢苟就冀以少  
勵此輩帝始允其辭溫諭宣示史館諸拜恩者皆不  
樂是年次子嗣修舉進士帝親拔為第二人語居正  
曰貴先生子所以報也帝初賜居正手札皆稱元輔  
或先生而不名至是得兼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居正  
奏謝亦自負為帝者師引奏拜不名之禮人謂居正  
傲于上而卑于馮保云已而居正父文明歿訃至遣  
司禮慰問三宮贈賻至白金百斤幣帛薪粢有加然  
未嘗有意留居正其鄉人戶部侍郎李幼孜以奪情

說進居正惑焉乃上書乞守制而示意馮保使從中  
留之左都御史陳瓚復倡九卿以請御史曹士楚給  
事陳三謨等懇之于是詔居正予嗣修偕司禮魏朝  
馳傳往治喪而趨居正起視事編修吳中行檢討趙  
用賢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先後請  
聽居正終喪皆杖簡是時彗星起東南長竟天人請  
居正橫甚之應中外洶洶懸謗書于衢帝為降詔戒  
厲羣臣乃稍息居正既受命請辭常祿許之而令大  
官日給酒饌所司月給薪菜踰于食祿時六年始舉  
大婚詔居正充納采問名使給事李深言不宜用居

正不聽尋出涑為僉事居正乞假歸葬勅尚寶少卿  
鄭欽錦衣指揮史繼書護行以三月為期又特賜帝  
賚良弼銀印如先朝楊士奇張孚敬得密封言事仍  
戒調陽四維等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取進  
止瀕行居正復請推廣閭臣薦馬自強中時行入閭  
帝及兩宮賜白金八十斤綵幣十六有副為道里費  
既陞辭復請見于平臺帝為哽咽流涕入辭慈寧宮  
太后復賜金錢明日遣司禮張宏祖道都門外百官  
班送于是所過有司飭厨傳治道路輿蓋騎衛甚盛  
此莫楚撫按郡邑長吏畢會遠近送者以萬計莫畢

文武守臣請闕標居正改服所賜繡蟒臨馬時遼東  
奏捷使使馳驛俾定賞格居正為條例以聞因疏言  
母老不能冒炎暑俟秋就道詔遣錦衣指揮翟汝敬  
馳傳迫居正而別令內臣以秋日奉居正母水行入  
都于是居正始行過襄陽襄王折簡要宴居正辭不  
入王請具賓主禮乃許之過南陽唐王亦如之已抵  
良鄉使司禮何進宴勞百官皆郊迎比入延見平臺  
慰勞甚至予休沐十日當居正之歸御史趙應元以  
候代未及會葬恐獲罪遂移疾歸前是有詔在外御  
史不得輒移疾非撫臣代請則都御史糾之于是陳



劾論應元罷為民員外郎王用汲遂劾劾阿附權臣  
應元不當罷亦奪官為民居正入見用汲疏怒甚抗  
章辨其事且以利口讒說斥諸言事者居正欲遠治  
用汲以四維等擬旨稍輕悻悻見詞色及秋居正母  
至太后與帝使使郊賚賜有加七年帝病疹愈御朝  
羣臣皆廷賀居正以持服不與先為御平臺召見使  
還闕而後朝羣臣居正所施行亦多有裨益國家及  
切中民間利弊者但一切以震主之權行之帝漸脩  
六宮度支所儲金錢多所徵發居正因戶部進御覽  
歲額請置座隅量入為出有詔工部鑄大錢佐賚予

居正以為利不勝費止之江南水災言官請罷織造  
不聽居正入力言之減其數大半又前後請停修慈  
慶慈寧兩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遷官恩數帝迫  
于太后及馮保多曲從之其冬服除詔加太傅辭不  
受八年春從帝謁陵還遂乞休疏有復予明辟語人  
謂居正儼然周公矣帝手書溫諭且傳慈聖太后令  
旨居正乃弗復言而二子懋修敬修同舉進士懋修  
及第第一人一日帝御文華殿居正持給事傳作舟  
疏入見言大江南北屢無年民或相聚為盜宜亟蠲  
賑又言近者宮中賜賚動至鉅萬施及緇流以求福

利孰若樽節加惠羣黎其德尤大帝勉從之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後漸減為獎滋多都御史勞堪度田于閩人人稱便乃下詔行諸直省凡官民莊宅牧蕩湖澤悉度之強豪抗法者坐罪時民間雖多不使者而飛詭侵冒之弊亦多釐革以十二載考績加上柱國太傅固辭不許明興李善長後文臣無真拜三公者自居正始其明年寢疾帝數使臨問大出金帛為醫藥費六卿大臣以下無不為禮神求福病不得間始令張四維理閤中細務而大事猶即居正家平章居正始自力其後億甚不能復閱然尚不

使四維叅之遼東復以提聞遂進居正太師然病益甚不可為乃上疏乞骸骨亡何卒時萬曆十年六月也年五十八計聞帝震悼輟朝遣司禮監張誠護喪事兩宮太后及帝潞王合贈白金百四十餘斤予祭十六壇贈上柱國謚文忠喪歸遣司禮監陳正獲其母還江陵居正本利祿徒志在逢世無學術風節遭兩朝鼎革奮起功名之會後交結大璫傾同官而奪其位扶宮闈凌幼君無人臣禮繼權勢不奔父喪與天下賢士為仇得罪公論大節已虧不足道其天性峭刻好言中商韓非之學多殺而寡恩專以苛察綜

核為能而其精強敏悍之才足以濟之其為政大約  
尊主權課吏績信賞罰懲縱弛居恒謂高皇帝得聖  
之威者也世宗能法其意故能高卧法宮之中而不  
亂今上世宗孫也自當法祖秉政之初雅自矯飾英  
敏善斷中外羣譽之以先朝用人頗拘資格為不得  
才令舉人官生下至吏員皆得與進士一體錄用勿  
為限量尤重邊事凡督撫鎮將以下皆不數更易一  
切假便宜以久任責成功有所建白即令其人經略  
之恐任事者與建議者或齟齬不相應也課守令殿  
最首重逋賦督責甚嚴或遇民間水旱荒饑亦時請

蠲之歲斷獄皆速為決遣獄無滯囚以是萬曆初政人多頌美惟不能以平易寬大為政而又不能無所私故于人情物理以及朝常國政皆得失參半議三途並用而刀筆吏胥不知經術者咸得為郡縣長吏頗為民害給事中楊言以蘓驛遞之說進而大臣藩臬蒞任咸憺民舟車就旅食如商賈道遠者雖責不任行矣議汰冗官則部署諸臣無罪而號祿者累累矣議清庠序則大邑之挾經就試者十有餘人其隸學宮者僅百之一貧書生改業而賈或農矣皆覩以為美名而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下復不善奉行故

見害而不見利然仕路少清浮費亦稍減承平既久  
郡邑多盜有司恒秘之居正特嚴其禁匿盜者難循  
良必黜得盜即報斬決以故有司莫敢緣飾盜亦畏  
死為衰減而亦多倉卒不及詳致冤死者故事盜遺  
海錢米者法皆斬然多長繫賁償遇赦得出否亦瘦  
死居正乃皆命斬之蓋其意在假祖宗法以立威不  
憚革管人命如此自為劉臺所摘發意忽忽不自得  
奪情事起中外傳相詬厲知天下不見與益欲以威  
權劫之喜怒操縱務以順適己意無復顧忌又素憎  
直而喜媚好飾言祥瑞有指陳災異者輒怒之廣樹

朋黨援引所私書省吾李幼孜王篆陳玠陳瑞勞堪  
之屬諛佞成風六曹之長咸唯唯聽命始譽以伊周  
漸進以五臣甚且諛之舜禹居正亦恬然不怪也凡  
居正所怒如中行用賢及司業張位戶部主事趙世  
卿等或置之寮典或錮之王官皆所司窺意指行之  
初帝御極幼冲李太后居乾清宮撫視之而馮保能  
得太后意內推重居正故大柄悉以委之帝初難太  
后虛已聽居正過為禁持不少假常御經筵讀論語  
至色勃如也嘗有誤居正厲色正之帝悚然益憚之  
而馮保倚太后事帝不謹及帝漸長左右孫海客用



等貴幸與保不相能數懇于帝帝積不能堪一夕醉  
忽拔劍殺二監皆保養子即馳之保所將殺保不得  
明日太后召帝跪而責之令取霍光傳入覽帝泣而  
謝罪遂命杖海用發種蔬孝陵居正復詣謫為淨軍  
併其黨盡逐之居正歿時薦大臣可以代已者以滿  
歲為首亦保養也歲從田間受命而張四維始當國  
諷言官論罷之初四維入閣為居正所薦居正與保  
交通意思四維之私結也詞喝止之四維以是恨居  
正時曾省吾王篆等爭權互訐而帝所幸璫張誠素  
怨保因間之極言保反居正交結恣橫狀左右有泄

於四維者四維遂屬御史李植論徐爵擅入宮禁與保為大奸及曾省吾等罪徐爵者保之客也居正擢用之至錦衣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又使其家人游七與結為兄弟居正有所謀使七入告爵爵以達保保有所謀亦如之游七亦入貨得官朝士頗有與之往來者至是植論爵以嘗帝而帝已執保禁中於是御史江東之抗章論保遂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所入不貲帝益心疑居正羸常過于保會王篆二子同時舉鄉試言官糾之語連居正三子俱削籍于是新進者競起攻居正而御史楊四知語尤峻遂奪居正上

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再奪謚省吾篆瑞等斥削殆  
盡御史羊可立復追諭居正罪且摘其以私怨構遼  
庶人憲熾獄因請其府為第宅庶人妃亦上書稱寃  
言遼庫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家帝即命可立偕司禮  
張誠等往籍之并勘遼獄誠等行荊州守令先期錄  
家口其子女避遁空室者不及發已銅其門饑死者  
十餘曹盡發其兄弟諸子私藏得金十餘萬長子放  
修不勝刑自縊死事聞大學士申時行與諸大臣合  
疏請存大臣體有詔留田十畝以贍其母而株累亦  
少緩御史丁此呂復追諭高啓愚與試以舜禹媚居

正帝雖謫此呂而啓愚竟奪官其後言者攻居正不已于是盡削居正官奪所賜四世璽書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剗棺僇尸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遠戍終神宗世無敢為訟者熹宗時廷臣稍稍論其罰太重乃復故官予祭葬至崇禎初有言居正社稷功者于是下詔悉還居正勲階贈謚官其孫同敬為禮部主事同敬後以忠節顯自有傳

論曰徐階以陰譎傾同官以寬舒收衆譽殆天下之巧人與觀其晚年柄政力圖更改用補前闕意誠善也而逢時固寵之術則未嘗不在于齷齪此之於嵩

寧有異乎高拱制行遠勝於階然剛褊太甚難與成  
事所謂才有餘而量不足者也張居正生平事業皆  
由馮保保得罪而居正隨之矣况于凌上無禮忘親  
非孝大節既失餘何足觀即其設施措注于公家不  
無裨補而任情挾詐鋪張操切之為純心輔國者顧  
如是耶嗚乎古之大臣委身事主類皆以正直自將  
兢兢寡過而後有勲業之可見不然彼奸人之雄者  
豈無智能豈無幹濟祇是私欲填胸遂不勝其矯誣  
臧裂之害矣孔子小管仲而美蘧瑗良有以也哉

明史卷三百三

列傳一百五十四

李春芳

嚴

訥

郭朴

陳以勤

趙貞吉

殷士儋

高儀

李春芳字子實揚州興化人嘉靖二十六年舉進士  
第一除修撰簡入西苑撰青詞大被帝眷三十五年  
遂偕侍讀嚴訥超擢翰林學士明年遷太常少卿尋  
拜禮部右侍郎俱兼學士直西苑如故四十年佐理  
部事進左侍郎明年轉吏部又明年代訥為禮部尚  
書時宗室蕃衍歲祿若不繼春芳考求故事為書上  
之諸吉凶大禮及歲時給賜皆嚴為之制帝嘉之賜

名宗藩條例歲省鉅萬計尋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  
命兼武英殿大學士與訥並叅機務世宗眷侍直諸  
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轉  
未嘗一由迂推其恩遇如此而春芳小心恭慎不以  
勢位陵人及居政府議論持平不事撻切時人比之  
李時其才力不及也而絮廉過之時徐階為首輔得  
君甚春芳事必推階階亦雅重之隆慶元年春有詔  
修鳳翔樓春芳曰上新即位而遽興土木可乎與全  
官諫事遂止齊康之劾徐階也語侵春芳春芳疏辨  
求去帝慰留之及代階為首輔益務以安靜稱帝意帝

亦察其廉謹潔倚信焉帝嘗取太倉銀三十萬兩所  
司執奏不聽春芳偕同列極諫乃減三之二御史詹  
仰庇言事獲譴春芳等合詞論救時同列為陳以勤  
張居正以勤端謹居正與春芳同年而恃才傲物視  
春芳蔑如也始階以人言罷去春芳嘆曰徐公尚爾  
我安能久容計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  
名春芳愕然未幾遂三疏乞休帝不允既而趙貞吉  
入代以勤剛而負氣好與物競及高拱再入恃寵恃  
權直陵春芳出其上春芳力不能與爭謹自餒而已  
俺荅款塞求封春芳以為當許而衆議紛然乃偕拱



居正即帝前決之封事遂成時貞吉已為拱所逐拱  
勢益張修階故怨春芳嘗從容為階解拱益不悅時  
春芳已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改中極  
殿度拱輩終不容已兩疏請歸養不允南京給事中  
王禎希拱意疏詆春芳春芳疏辨求去益力賜勅乘  
傳遣官護行有司給夫廩如故事閱一歲而拱復為  
居正所擠幾不免士大夫謂春芳知止云春芳歸父  
母尚無恙晨夕置酒食為樂鄉里艷之父母歿數年  
乃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孫思誠曾孫嗣京喬  
長情思誠孫清皆舉進士思誠禮部尚書嗣京御史

喬兵部右侍郎長倩戶部右侍郎清工科都給事春  
芳曾孫又有名信者以歲貢生為廣東和平知縣城  
破與二子泓遠淑遠皆死之

嚴訥字敏卿常熟人既舉鄉試以主司試錄觸忌一  
榜皆不得會試嘉靖二十年始成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順天鄉試當為主考官因嚴嵩私人梁紹儒欲  
與共事遂乞假歸起故官遷侍讀時三吳數中倭歲  
後大侵民死徙幾半有司猶徵租不已崑山諸生徐  
一元時為訥家塾師乃草一疏極陳民困請帝蠲貸  
而令訥上之帝得疏感動報如其請且謂訥賢命與

李春芳入直西苑撰青詞遂超授翰林學士歷太常少卿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皆兼學士仍直西苑以所撰青詞稱旨天子意嚮用焉四十年冬禮部尚書郭朴遷吏部遂以訥代之歲餘朴遭父喪復代為吏部尚書始嚴嵩當國吏道污雜嵩敗郭朴典銓猶未能盡變至訥有意振飭徐階亦推心任之訥乃與朝士約有事白於朝房毋謁私邸置酒飲戒獲戒曰吾見前此為吏部者多以家人收汝曹慎毋出門有所交通遺者不汝貸自是門庭間寂乃慎擇曹郎務抑奔競黜貪殘振淹滯又以近時資格太拘做先朝三

途並用法州縣吏政績尤異者破格超擢銓政一新  
尋錄供奉勞加太子太保及袁偉罷命姜武英殿大  
學士入叅機務以代者郭朴未至仍掌銓政時帝齊  
居西苑侍臣直廬皆在苑中訥晨出理部事暮宿五  
廬供奉青詞小心謹畏時無與比其所撰者惟恐不  
當帝意惴惴至成疾久不愈遂乞歸踰年世宗崩遂  
不復出訥既歸里父母皆在晨夕備物孝養人以為  
榮訥嘗語人曰銓臣與輔臣必同心乃能有濟銓臣  
三上疏而三報罷惴惴焉待罪請免矣何暇為用人  
計吾掌銓二年適華亭當國事無阻抑是以獲免於

庚且所任選卽實賢舉無失人吾坐受其成何能之  
與有華亭謂徐階選卽則陸光祖也其讓能不伐如  
此訥少好王守仁學及見學者遺棄事物輒痛抑之  
曰是非王氏旨也家居二十年卒年七十有四贈少  
保謚文靖孫枋崇禎中進士兵部郎中朴字質夫安  
陽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三十二年累  
官禮部右侍郎入直西苑歷吏部左右侍郎兼太子賓  
客三十九年南京禮部缺尚書帝憐朴久次特加太  
子少保推任之朴辭曰幸與撰述異效微勞誠不欲遠  
離闕下帝大喜命卽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營事府

侍直如故明年冬吏部擬朴還理部事帝以撰文諸  
臣不當擅擬遷擢責吏部對狀而竟允用朴頃之吏  
部尚書歐陽必進引罪帝以必進違命勒令致仕即  
以朴代之越二年以父喪去及訥由吏部入閣帝謀  
代者時董份以工部尚書行吏部左侍郎事故與朴  
等同直西苑受帝眷而為人貪狡無行徐階慮其代  
訥急言於帝起朴故官朴時猶未除喪同請終制帝  
優詔不許乃拜命尋以考績加太子太保四十五年  
命蔣武英殿大學士入預機務與高拱並命先是袁  
煒李春芳嚴訥並以供奉青詞得入政府至是朴繼

之世所謂青詞宰相也時階早貴權重訥春苦事之  
謹側行偃倭至不敢諱鉤禮而朴與拱同鄉相得其  
事階稍倨拱尤負才自恣及世宗崩階草遺詔盡反  
時政之不便者不謀之同列拱與朴大恚朴且語人  
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兩人遂與階有隙及給事中  
胡應嘉被謫言路謂朴比拱修舊怨爭起劾拱并及  
朴拱謝病歸朴不自安亦求去帝固留之時朴已加  
至少傅太子太傅矣御史龐尚鵬劾朴負才使氣無  
相臣體帝責其妄言御史凌儒復劾朴往歲奪情赴  
召令母老病且死不思歸養傷薄風化利遂三疏乞歸

家居二十餘年卒贈太傅諡文簡朴為人長者兩典銓衡以廉著輔政二年亦無大過特以拱故不容於朝時頗有惜之者

陳以勤字逸甫南充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久之充裕王講官遷修撰進洗馬時東宮位號未定群小多構釁世宗於父子素薄王歲時不得燕見常祿外例有給賜王亦不敢請積三歲邸中窘甚王左右以千金賄嚴世蕃世蕃喜以屬戶部得并給三歲資然其後世蕃常自疑一日屏人語以勤及高拱曰聞殿下近有感志謂家大人何拱故為謔語



以勤正色曰國本默定久矣生而命名從后從土首  
出九域此君意也故事諸王諱官止用檢討今兼用  
編修獨異他卿此相意也殿下每謂首輔社稷臣君  
安從受此言世蕃然然去裕卿乃安為講官九年有  
羽翼功而深自晦陞王常書忠貞二字賜之父喪除  
還為侍讀學士掌翰林院進太常卿領國子監四十  
四年擢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明年改吏部掌詹事府  
其冬穆宗即位以勤自以潛邸舊臣條上謹始十事  
曰定志保位畏天法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按下聽  
言其言攬權聽言尤切詔嘉其忠懇陞慶元年春擢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奏機務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武英殿時穆宗朝講希御政無所裁決近倖多緣內降得厚恩以勤疏請勵精修政帝心動欲有所舉措卒為內侍所阻疏亦留中四上條上時務因循之弊請慎權用酌久任治賊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穀其說甚具帝嘉之下所司議時高拱掌吏部惡所言多侵己職寢其奏惟都察院議行賊吏一事而已初以勤之入閣也徐階為首輔而拱方嚮用朝士各有附交章相攻以勤中立無所比亦無私人竟階與拱去無訾議及之者及拱再入與趙貞吉外

相引重而內實相軋張居正復中搆之以勤與拱同年且裕邸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然以勤度不能解恐終不為諸人所容力引疾求罷遂進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賜勅馳傳歸詔其子編修於陞侍行後二年拱被罪倉皇出國門嘆曰南充真哲人也以勤歸十年年七十復頃上方銀幣命於陞馳歸賜之且勅有司存問又六年卒贈太保諡文端於陞別有傳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六歲日誦書一卷遂徧覽群籍旁及二氏以博洽名最善王守仁學舉嘉靖十四

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方士初進用貞吉請求  
真儒以贊大業執政不憚因請急歸還朝遷中允掌  
司業事以知本率性之學教士即守仁良知也二  
十九年俺荅薄都城謾書求貢詔百官廷議日中不  
決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  
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內外夾擊奈何徐階曰君必有  
良策貞吉曰為今日計請至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  
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  
損軍令重傷功格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直  
易易耳時帝遣中使問廷臣議聞貞吉言心壯之召

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貞吉請遣近臣有才畧者入  
軍頒賞激勵士氣得首功一即畀百金觀望不前者  
誅無赦則將士自奮帝大悅立擢貞吉左諭德兼監  
祭御史奉勅宣諭諸軍且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  
賞初貞吉建議罷盛氣謁嚴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  
門者通趙文華至顧謂貞吉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  
之貞吉厲聲曰汝輩安知天下事嵩聞之大恨及撰  
勅不令賢戰以輕其權且不與一卒護行時敵騎充斥  
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  
命帝大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為尚文東游說下之

詔獄杖於廷謫荔波典史稍遷徽州通判進南京吏部主事四十年累遷戶部右侍郎甫拜官廷議遣大臣赴薊州督餉練兵嵩欲用貞吉召之飲示以意貞吉徐曰欲侍郎督餉者督京運乎民運乎二者已有常職增官徒滋擾耳且兵之不練其咎當不在是嵩怫然而罷會嵩適予告吏部乃用倉場侍郎林應亮嵩出益怒令所善都給事中張益劾應亮不勝任乃調應亮南京而改用僉都御史霍冀益又言督餉戶部專職今貞吉與左侍郎劉大寶廷推不及是不職也宜罷於是二人皆奪官隆慶初起禮部左侍郎掌

詹事府穆宗幸太學祭酒胡杰適論罷以貞吉攝事  
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踰六十而議論  
侃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焉尋遷南京禮部尚書既  
行帝念之仍留直講三年秋命姜文淵閣大學士泰  
預機務貞吉入謝奏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  
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喜會寇入大同總兵官趙奇  
失事總督陳其學反以捷聞為御史燕如宦所發貞  
吉欲置重罰而霍冀時為兵部尚書僅議貶秩貞吉  
與同官爭不得因上言邊帥失律祖宗法具在今當  
事者屈法徇人如公論何臣老矣効忠無術乞賜罷

歸不許俄加太子太保貞吉以先朝禁軍列三大營  
營各有帥今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言其弊  
請分五營各統以大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命兵  
部會廷臣議尚書與前既與貞吉議不合至是頗不  
然其言而廷臣多謂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於是與  
等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為總督權誠太重  
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為總理報可  
初給事中楊鏐劾與貪庸帝已留與至是與以鏐貞  
吉鄉人疑出貞吉意疏辨乞罷且詆貞吉貞吉亦疏  
辨求去詔留貞吉視與官其後營制屢更未踰年即



復其舊貞吉亦不能爭也俺荅款塞求封貞吉力主  
其議封事遂成先是高拱再入閣即掌吏部貞吉言  
於李春芳亦得掌都察院拱以私憾欲考察科道貞  
吉當與同事上言頃因御史葉夢熊言事忤旨陛下  
嚴諭考察言官并及陞任在籍者應考近二百人其  
中豈無懷忠報主謬謬敢言之士今一以故肆奸邪  
罪之竊恐所司奉行過當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  
氣非國家福也帝不從拱以貞吉得其情憾甚及考  
察拱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於是  
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在列拱猶以為憾也

喉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貞吉庸橫考察時有私貞吉  
疏辨乞休因言人臣庸則不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  
臣自掌院務僅以考察一事與拱相牴其他壞亂選  
法縱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  
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楫乃背公死  
黨之臣為橫臣羽翼他日助成其勢將不可制臣故  
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大權廣樹衆黨疏  
入竟允貞吉去而拱握吏部權如故也貞吉學博才  
高志氣凌厲然好剛使氣動與物迕凡列大臣直名  
呼之人亦以是多惡同列高拱張居正名輩素出貞

吉後而進用居先咸負才好勝不相下竟齟齬而去  
里居討論佛教著出世通經世通二編自謂體用合  
一云萬曆十年卒贈少保諡文肅

殷士儋字正甫歷城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選庶吉  
士授檢討久之充裕王講官凡關君德治道輒危言  
激論王為動色遷右贊善進洗馬直講如故隆慶元  
年擢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右侍郎未幾改  
吏部明年春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帝自踐阼以  
來未嘗一延接大臣奄人陳洪輩用事言官多以諫  
獲罪會三年七月以災異詔廷臣上用人理財策士

僖因言君身萬化之原裨義起機在上不在下誠日  
詔大臣講求政事斷然行之則上下情通政事畢修  
何災不可弭今吏部知有才而不敢用戶部知有弊  
而不敢革者必其中有掣肘之患非奏牘所能得也  
如石星詹仰庇吏部嘗請錄用矣疏但報聞太和香  
稅及庫局鋪墊戶部嘗經論奏矣輒獲譴責如是即  
奏牘山積何益帝優旨荅之不能用也其冬還理部  
事明年正月朔望日月交食士僖再疏請布德緩刑  
諫官節用飭內外臣工講求民瘼報聞以舊恩進太  
子太保時寒暑皆罷講士僖請如故事四時毋輟并

進講祖訓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帝嘉納之始世宗  
定宗藩條例親王無後以兄弟及兄弟之子嗣不得  
以旁支繼嘉靖末肅懷王薨無子其大母定王妃請  
以輔國將軍縉熾嗣禮部議縉熾實懷王從叔不可  
承祧詔許以將軍攝府事及帝即位定王妃復請前  
尚書高儀執不可得旨如先帝令縉熾乃重賄中官  
屬宗人為奏祈必得士儋持之甚力帝以肅藩越在  
遠塞不王無以鎮之遂許縉熾嗣士儋又疏爭且曰  
肅府自甘州徙蘭州實內地即云邊郡宜別選郡王  
賢者理府事帝意堅不可奪士儋乃請封為郡王諸

宗如縉燬者率以此令從事終不許故事郊事畢  
舉慶成宴自世宗僭勤斯禮久廢帝即位三載猶未  
舉行至是士儋始考定舊儀行之是月遂以本官兼  
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俄俺荅封事成進少保改  
武英殿始士儋與陳以勤高拱張居正並為裕邸講  
僚既三人皆柄用獨士儋守禮曹不能無望拱素善  
張四維欲引共政而惡士儋不親己不為援士儋遂  
藉陳洪力取中旨入閣以故怨拱及四維時四維父  
以擅鹽利為御史劾永春所劾事已解他御史復及  
之拱四維疑出士儋指益相搆御史趙應龍遂劾士

僭進由陳洪不可以參入政士僭再辨求去不允而拱門生都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僭亦疑出拱指故事給事中朔望當入閣會楫士僭面詰楫曰聞君有憾於我憾自可耳毋為他人使拱曰非體也士僭勃然起曰若抑我我不敢怨今為四維齟齬我而欲令彼據我座若逐陳公逐趙公復逐李公今日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僭臂欲殿之居正從旁阻解亦辭而對御史候居良復劾士僭始進不正求退不勇士僭再疏請益力乃賜道里費乘傳歸有司給廩隸如故事家居十一年嘉靖遷正垂沒四維為政怨

士僭贈太保謚文通久之改謚文莊

高儀字子象錢塘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編修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召為太常卿掌國  
子監事四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明年改吏部教習  
庶吉士又明年代高拱為禮部尚書世宗在齋宮久  
禮儀廢廢是年穆宗即位始設宸宇臨群臣奉祝冊  
謁宗廟具法駕郊見上帝幸辟雍釋奠開經筵日講  
諸大典禮一時並舉儀素談洽酌今昔之宜修舉廢  
墜燦然明備初世宗遺命郊社及祔享祔墓諸禮悉  
稽祖制更定儀乃會廷臣議天地分祀不必改既祭



先農不當復行祈穀西苑帝社帝稷睿宗明堂配天  
與王芝官專祀當廢孝潔皇后當祔廟別祀孝烈於  
他所帝皆報可既而中官李芳復請天地合祀如洪  
武制御史張檟請易皇極諸殿名盡復其舊儀皆持  
不可或問合祀非歟儀曰此無論是非國家大典奈  
何令寺人得預時論避之帝踐阼四月猶未召對大  
臣儀及言官屢疏懇請隆慶二年正月饗太廟帝將  
遣代儀偕僚屬疏諫不允聞臣以為言乃親祀如禮  
慶府輔國將軍縉燝請襲王爵儀執不從帝以悉革  
肅府衛所下田與犯罪隲國不異命儀更議之儀言

衛所以衛親王也。紹續爵將軍，自不當僭王制。請量給軍資耕牧，從之。是時太子生七齡矣，猶未出閣。儀諸及時蒙養親接，師儒詔待十齡行之。三年七月，詔取光祿銀二十萬兩，儀言光祿所儲以供膳羞奉祭祀充燕享陛下。初年徵取三十萬，次年二十萬，今蓄積已空，不給半歲用。若內府不足取之，光祿光祿不足更安取哉？帝不能從也。先是世宗崇道教，太常多濫員，儀奏汰四十八人。寺卿陳慶奏供事乏缺，儀堅持不可卒得。請掌禮部四年，每歲暮類奏四方災異，輒請帝敬天法祖，勤學親賢，戒嗜欲，做晏安，辭切。

至過事秉禮循法居職甚稱優引疾求退章凡五六  
上平北留御史傳詔以儀往事先帝疏請撰文叩壇  
言官乞中官還位不為申請即中戚元佐條列宗藩  
事宜阻隔不行為儀罪儀疏辨乞罷帝不許儀又四  
疏求去乃加太子少保馳傳歸歸二年用高拱薦命  
以故官侍東宮講讀掌詹事府六年四月詔姜文淵  
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踰月帝崩預顧命及拱為張居  
正所逐儀時已病太息而已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諡  
文端儀性簡靜寡嗜好室無妾媵舊廬燬於火不能  
更構終身假館於人及殯幾無以為歛云

論曰李春芳嚴訥郭朴俱以博詞得政容容充位無  
所短長固其宜也趙貞吉殷士儆性氣過剛少大臣  
之度矣陳以勤高儀雅有數陳頗得告君之體不但  
恬靜寡欲而已吁亦賢矣哉